

眼下大师太多，“满大街都是大师也是很可怕的事”。大师应该在他的作品上，无论是审美内容还是审美形式，都能有开宗立派的巨大成就。



梁秉堃◇著

走进“茶馆”

新中国60年话剧艺术巡礼



20世纪中国百年话剧史上，称得上经典剧目代表的只有两个，一是上半叶的《雷雨》，一是下半叶的《茶馆》。看戏只能“走近”《茶馆》，还不能“走进”《茶馆》。人生成功需要三大要素：《茶馆》和《雷雨》都能经得住观众的考



NLIC 2970680872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走进“茶馆”

NLIC

新中国60年话剧艺术巡礼

梁秉堃◇著



NLIC 2970680872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茶馆”/梁秉堃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16 - 895 - 9

I. 走… II. 梁… III. 艺术史 - 中国 - 现代 IV. J1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1835 号

走进“茶馆”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歪打正着”的剧本诞生 / 3

第二章 导演险些不是焦菊隐 / 20

第三章 保驾护航的好书记 / 46

第四章 首演成功盛况空前 / 61

一、“气氛营造” / 63

二、“画龙点睛” / 69

三、“弦外之音” / 73

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 / 76

人还不如一只鸽子 / 78

爸爸不是人，是畜生 / 79

人缘儿顶要紧 / 81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 82

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 84

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 / 86

我活在这儿 / 88

好，真好，太好 / 90

爷爷会说好话呀 / 91

第五章 《龙须沟》是《茶馆》的前奏 / 94

第六章 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上） / 119

第七章 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下） / 136

- 第八章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 159
- 第九章 龙马精神，骆驼坦步 / 180
- 我是一个普通观众 / 180
- “你大概是得罪了人” / 182
- 怀仁堂里演《雷雨》 / 183
- 退稿 / 184
- 春游周口店 / 186
- “废话”不废 / 188
- 焦先生的“高招儿” / 189
- 开幕以前的故事 / 190
- 小保留节目 / 192
- 街头演戏 / 193
- 苦心追求琴师 / 194
- 不要扫观众的兴 / 195
- 丁四嫂的沙哑嗓子 / 197
- 第十章 三起三落的坎坷历程 / 199
- 结束语 / 212

引子

提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茶馆》，大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和 500 多场的演出成绩，现在仍然屡演不衰，洛阳纸贵。连话剧带电影，连国内带国外，欣赏过的观众难以计数。

从 1907 年算起，到 2007 年，整整 100 年，中国渐渐引来了以欧洲古希腊为发端的“戏剧”（当时通常的译名），它与歌剧、舞剧、哑剧有很大的区别，是综合了文学、表演、导演、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并以语言——包括对白、独白、旁白、内心独白在内为主要表现手段，通过演员的表演展现情节、塑造人物的一种新的戏剧艺术形式。那时，在我国曾把这叫做“新戏”、“新剧”、“文明新戏”和“文明戏”，直到 1928 年的春天，经过戏剧家洪深先生提议，诸位同行也一致赞同，将英文“drama”转译为“话剧”，从而使这个具有独立艺术品格和崭新艺术形态的艺术品种，正式屹立于中国文艺的百花坛上。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上演的剧目还大多是《黑奴吁天录》、《茶花女》之类的外国戏，真正让话剧本土化的，确实属于“原创”的，而且能够长久站得住脚的，就是曹禺先生在 1933 年写作的、1934 年发表的、1935 年在日本东京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首次演出的《雷雨》了。除了曹禺的《雷雨》以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幸出现了老舍先生的《茶馆》，像这样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目确乎是难能可贵的。乃至，把它们誉为中国近代话剧的代名词，也是不为过分的。

然而，观众光在舞台上欣赏过戏，那还只能算是走近《茶馆》，光知道皮毛不知道瓢儿，不能算是真正走进了《茶馆》，连里带外都要弄得一清二楚。这本书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力争和读者一起走进《茶馆》里头去，仔细了解大幕之后发生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奇特有趣的、震撼灵魂的故事。故事即是历史。通过这些故事，特别把众多剧作家和艺术家——老

舍、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童超、林连昆、胡宗温、黄宗洛、童弟、李翔、王文冲、冯钦等等都一一推出来，看看他们在经典剧目建设中的杰出贡献，从而使广大读者（特别是“人艺迷”们）进一步深入地、细致地、全面地了解新中国的话剧艺术发展史。而且，把这些珍贵的故事作为历史——也许是北京人艺历史的缩影——留下来，长久地留下来，传下去。这，就是本书作者的初衷和立意。

如果这些目的能够达到，哪怕只部分达到，笔者都会感到荣幸之至了。接下来，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第一章 | “歪打正着”的剧本诞生

这么一部在全国乃至世界震惊剧坛，也震惊文坛的名剧佳作，怎么会是“歪打正着”诞生的呢？您别着急，听笔者慢慢道来。

树有根，水有源。这必须要从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的深远友谊关系说起。



1963年排《茶馆》时，老舍和焦菊隐向演员说戏。

还是先说一个故事吧。

在1978年3月的一天，乍暖还寒，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老舍先生的平反追悼会。虽然追悼会是迟到了12个春秋召开的，但毕竟还是到来了。曹禺

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并且精神上由于受到“文革”的严重伤害，依旧处于崩溃的边缘。然而，他不顾家人的反复劝阻，还是踉踉跄跄地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没有开始，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会场。他走进追悼大厅以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脸色苍白，目光呆滞，欲哭无泪，一语不发，便径直地来到遗像和骨灰盒（请注意：其实这里面并没有骨灰，有的只是老舍戴过的一副近视眼镜、用过的一支旧钢笔）前面，旁若无人地向着老舍的遗物鞠了三个深深的躬，接下来便站在了一旁一动不动；等到追悼会进行完了以后，吊唁的人们陆续向外走着，他也慢慢地跟了上去，刚刚走出会场不远，又突然转身跑回来，再次向着老舍的遗物鞠了深深的三个躬；然而，人们更加料想不到的是，他第二次出去并没有走得很远，当胡絮青、舒乙、舒济等亲属缓缓地捧着遗像和骨灰盒走出大厅之时，他硬是展开两只胳膊拦住了去路，接着第三次向着老舍和遗物鞠了深深的三个躬……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切没有一位不为之动容的。停顿，一个难忍的停顿。时间在这里默默地、缓缓地移动着，人们的心里仿佛都有着一种说不出又说不尽的话语在心底翻腾。

让翻过的日历倒转一万一千多（32年），再回到1946年的春天吧。

1945年的金秋季节，如同艰苦辛劳的农家喜获丰收一样，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民心振奋，普天同庆。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亲自来到了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被国人看作是和平、团结与民主的伟大象征。曹禺激动不已地对自己也对大家说：“毛先生来了，这下可太好了！”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毛泽东在上清寺会见了当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曹禺也接受了邀请。他事后回忆说：“当时，只有二十多人参加会见，我记忆中似乎都是进步的文化人士。沈浮（著名电影导演。——笔者注）对毛主席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还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啰。’”同时，毛泽东在与曹禺热情握手的时候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就是这样，毛泽东在谈笑风生中，语重心长地对所有文化界人士表达了关怀和期望，着实令人感动，令人难忘。

接下来，10月10日，报纸上正式发表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曹禺欢欣鼓舞地看到了“要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等等闪闪发光的文字；而且，充满希

望地听到了近期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的好消息。就是在这样的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曹禺和老舍两位先生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礼聘他们赴美国讲学一年的邀请。

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社和延安的《解放日报》，分别刊登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老舍、曹禺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最近期内出国前往。”

此刻，在美国讲学到底要讲些什么，曹禺和老舍心里犯了愁。于是，曹禺就登门求教于茅盾先生。茅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有什么就讲什么，实事求是；第二，讲文学要讲它的社会意义，不只是讲娱乐。曹禺听到以后有了信心，把此话告诉了老舍，后来他们在美国就是这样去做的。上海的欢送会热烈而又隆重，众人签名题词册的首页，是叶圣陶先生写下的话——“文协上海分会欢送舒舍予、万家宝两位先生赴美讲学，宣扬我国新文艺，到会者咸署名于此纸，永留纪念。时为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会场为‘全联’食堂。叶圣陶书端。”此时，诸如同行的寄语，朋友的嘱托，学生的深情，等等，使得曹禺和老舍深感此行绝不仅仅是个人之讲学，而是担当着民间文化使者的千钧重任，非同小可，大意不得，怠慢不得。

1946年3月4日，黄浦江畔阳光明媚，春风暖人。曹禺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满脸带笑，与同样穿着西装的老舍一起与众人一一握手，向欢送者告别之后，便登上了美国海军运输舰，开始一次漫长的、远离故乡的旅程。

到达美国以后，曹禺与老舍朝夕相处，互帮互济，无话不谈，交往很深，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友谊。后来，曹禺回忆说：“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15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1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得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当时正在纽约，在欢庆老先生70大寿的宴会上，当年南开中学的学生曹禺和曾经在学校任过教的老舍，两人合写了一篇“祝寿诗”：

张校长七十大庆，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唠，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要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和写几部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熏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作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更棒！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
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子劲儿，
教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子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

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
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
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
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
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的花。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
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
他要留着沙坪坝，

他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
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
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
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
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有一颗不老的心，
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
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张校长！
你今年七十，还小得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得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
您还有三四年好运！
您的好运，也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您不撒手南开，
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
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①

1947年1月，曹禺告别了共同生活过11个月的老舍，只身回国了。那天，老舍送他上了汽车，并且依依不舍地挥着手，直到汽车走得不见踪影为止。

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曹禺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热情地把老舍叫回来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老舍刚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在阳翰笙陪同下去见周恩来。畅谈许久，受到了很高的接待礼遇。同时，老舍还荣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

舒乙这样回忆说：“老舍回到北京以后，听到三个亲姐姐的诉说，感受到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姐姐们原来跟乞丐一样，而现在虽然穿着补丁衣服，但生活已有变化，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老舍高兴极了，翻身的喜悦是真实的。他感谢、欣赏政府做事的风格，自己也愿意为政府多做事。”“市政府委员有20多人，开会非常民主。在那时的记录本上，发言人舒舍予（老舍）的名字频频出现。他一会儿说哪个胡同路灯坏了，哪个胡同下水道堵了，什么地方房屋又漏雨了，他觉得政府就应该为穷人办事。彭真（市长、市委书记）乐于听取意见，马上派人去修。”“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在很偶然的机会上免费上了学校，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联系，跟新政府是一头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否背离了共产党的要求？很多作家不敢写，写不出来，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

然而，好景不长。10多年的时间，在一个个降临的政治运动之后，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突然中国进入了“疯狂动乱的时期”。

“文革”中老舍含冤、含气、含恨在光天化日之下，投入太平湖，曹禺得知后，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又无能为力，不敢怒也不敢言。上边提到的，在八宝山公墓里鞠下深深的九个躬，不正是表达了他那由衷的痛惜、歉疚和愤慨吗？而这其中还有一层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作为院长的曹禺，对老

^① 《曹禺传》第344页。

舍先生给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热情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他曾经说过：“老舍先生是杰出的小说家，依我看，他也是杰出的戏剧家。他独创一格，他的戏充满着对劳动人民深切的情感和浓厚的北京乡土气息。他的剧作《龙须沟》与《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老舍先生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很深，感情也很深。对每一次剧院向他索取剧本的请求，他都欣然允诺，不久便会把北京人艺的同志找去，听他朗读他的新作。艺术家们热爱他，敬佩他，应当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生命，一部分是由老舍先生的心血灌溉的。”^①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时，真是百感交集，不堪回首啊！

现在把话拉回来，接着说说写《茶馆》的事。正是在写过《龙须沟》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56年老舍又给北京人艺写了《茶馆》。由于时间已经久远，剧院里关于《茶馆》的诞生，有三种不同的传说版本——

有人说：老舍为了配合全国第一次举行的“普选”，先写了一个剧本，名叫《秦氏三兄弟》。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主要角色是三个兄弟：大哥秦伯仁，是个读书人，一心要证明自己能够改造世界，挽救中国。二弟秦仲义，（或许就是《茶馆》里的秦二爷。——笔者注）是个一心只想挣钱的商人；老三秦叔礼，是个整天无所事事的京剧票友。剧本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到北京解放前夕的1948年。剧中的第一幕是写在茶馆里，很精彩，很好看。……这就是《茶馆》的前身或雏形吗？

也有人说：老舍为了配合全国第一次的“普选”，先写了一个剧本不叫《茶馆》，当时也还没有起出剧名来，就拿到北京人艺去朗读（老舍写的剧本都是由他自己来朗读的，他的普通话好，又有一副响亮嗓子，真是一大特长。——笔者注）大家听完以后，都觉得第一幕发生在茶馆里的戏很好。……这就是《茶馆》的前身或雏形吗？

还有人说：在此几年之前，老舍写了一部戏，剧名叫《一家代表》，又叫《报喜》，表现的是一家四口人，父、母、兄、妹，都当上了人民代表。曾经排练出来，但并没有正式演出。……这就是《茶馆》的前身或雏形吗？

尽管传说的版本不大相同，但是有两点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配合全国

^① 《〈茶馆〉的舞台艺术》第1页。

“普选”的政治形势，此其一；有一个设在茶馆的第一幕戏写得很精彩，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其二。于是，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建议老舍先生，以茶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单独发展成一部多幕戏，着重地反映各个时代的变迁。实际上，这是一个基本上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建议。

为了谨慎，也为了郑重，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北京人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特意登门拜访了老舍。焦菊隐代表大家说：“我们建议以现在剧本中的茶馆戏为基础全面延伸，反映整个社会的多年变迁，让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在茶馆里登场表演。甚至，剧名也可以就叫《茶馆》。”出人意料的是，老舍听过以后，一拍大腿，立即表态说：“这个主意出得好。”他又停了一下，“我就三个月以后交剧本吧！”事后，曹禺对赵起扬说：“老焦可真有他的，太懂戏了！这个主意出得很有学问！”

据扮演王利发掌柜的演员于是之回忆说——“我知道老舍先生写出了《茶馆》，是在1956年秋天。当时，《虎符》演出成功，作者郭沫若先生用他的上演税（稿酬），请剧院的人们和老舍去周口店秋游，并参观猿人遗址，还共进午餐。猿人遗址由郭老亲自指点、讲解，多么难得！大家兴致都很高，有说有笑，觉得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金秋。这时，老舍认真地对我说：‘我写了个新戏，主角的台词有几百句，从小演到老……’我嘴上没有说话，可是心里想着一定要演上这个主角。尽管舒先生的新作刚刚透露了一点点儿，我认为这个剧本准好无疑，非演不可！”^①

果然，在整整三个月以后，老舍交出了《茶馆》剧本。1957年12月2日，老舍按照一贯的做法，来到首都剧场亲自朗读剧本。他的朗读有一个特点，决不光是“照本宣科”，而是边读、边议、边演，把各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感情方式、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以及面目表情、走路姿态等等，都要描写一番，演绎一番。等到剧本读完以后，听者掌声雷动。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人员都沸腾了，连声夸好，激动不已。演员们纷纷争先恐后地申请扮演剧中的角色。于是之更为了申请到扮演茶馆的王利发掌柜，硬是挥笔写下了“血书”一封。

我们不妨深入地、细致地想一想，老舍究竟为什么会接受了这样一个

^① 《演员于是之》第147页。

“颠覆性”的修改建议呢？首先，是毛主席刚刚发表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讲话，其中明确提出“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无疑这是一个极好的、有动力的政治背景；其次，是焦菊隐又代表北京人艺提出了一个完全符合戏剧创作规律的具体建议，无疑这是一个极好的、可操作的艺术背景。于是，老舍便兴高采烈又驾轻就熟地回到了自己多年实践过的、成功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来，可以说他随心所欲，如鱼得水，很快地就找到了十分宝贵的“艺术感觉”。而且，写出了一部足以震撼中国，也震撼世界的，完全能够流芳百世的戏剧瑰宝。这些，我们从下边的讲话中便可以略见端倪。

老舍：《答记者问》——

《茶馆》上演后，有劳不少朋友来信，打听这出戏是怎么写的，等等。因忙，不能一一回信，就在此择要作简单的答复：

问：为什么单单要写一个茶馆呢？

答：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50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在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问：您怎样安排这些小人物与剧情的呢？

答：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1）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串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2）次要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连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连贯